

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识

陆 离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书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残卷为一史书片段，内容系讲述秦始皇灭楚、齐，统一六国，首称皇帝；施行新政：停止实行分封制，销毁天下兵器，书同文，车同轨，焚毁诗书；以及北击匈奴和修建阿房宫等事。写作体裁为编年体。孟列夫主编之《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将 Дх02663 号与 Дх02724 号拼合复原，定为记事本末类历史著作，认为“有理由推测，这是司马迁写《史记》所使用的著作《秦纪（记）》的残卷，”^①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将上述四件文书拼合复原为一件文书，定名为《史记·秦本纪》。^②笔者在抄录此文书的过程中，将其与《史记·秦本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和英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进行了对照，并查阅传世文献和康世昌先生等人对于《春秋后语》的研究成果，认为此文书是久佚之《春秋后语·秦语下》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英藏敦煌文书 S713 号的前半部分，二者原为一件文书，后被人从中撕开而分离。本文拟对此文书进行拼接考订，以说明笔者的观点。

一、残卷的校录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原件录文标点如下。

凡遇原字残损，依可辨笔顺并参校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本《史记》补录。凡遇错别字，一律更正。脱漏字则予以增补。所有校记，均注于录文之后。凡残损一字，用□表示，凡不知残损字数者，用□/□表示。

(前残)

- 1 □/□臣¹非六十万不可。”王曰：“听²□/□
- 2 送至霸，因请益善田宅园地甚众，王曰：“将军³□/□
- 3 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面臣请园池为子□/□
- 4 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久以甚矣，前⁴□/□
- 5 委于我，我不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
- 6 之患，发国中兵以拒之，翦玩至坚□/□
- 7 抚循之。翦使人视问⁵：“军中戏乎？”曰□/□
- 8 战，秦兵不出，乃引而东。翦举兵□/□
- 9 逐之，竟灭楚，虏其王负刍⁶而归⁷□/□
- 10 廿六年，将军王贲虏齐王建⁸□/□
- 11 眇之身举兵诛暴乱，赖厝之神⁹□/□
- 12 称成功，名传于后世，其议帝号。”群臣□/□
- 13 朝或不朝，天子不能制。今陛下□/□
- 14 由一统，上古以¹⁰来未尝有也，臣等□/□
- 15 等昧死上尊号为人皇帝，命为制¹¹□/□
- 16 帝，号为‘皇帝’，他如议。”乃追尊父□/□
- 17 无谥，中间有号，死而后以行为谥。如此则子得议¹²
□/□
- 18 今以后，除去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
- 19 相奏言诸侯故地远者，非为置王，无以镇¹³□/□
- 20 为便，廷尉李斯议以周立子弟为诸侯□/□
- 21 天子不能禁弱，从此兴置之不便，始皇□/□
- 22 命世¹⁴为黔首，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

- 23 平量衡，等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地东□/□
24 北至夏，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咸阳十二¹⁵□/□
25 记功德焉。 卅年，秦始皇置酒¹⁶□/
□
26 射¹⁷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
27 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
28 自古以来所不及能。”始皇悦。博士齐人¹⁸□/□
29 子弟功名，自为支辅，陛¹⁹下富有海内□/□
30 何以相救哉？事不事古，能长久者非□/□
31 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三王不
相²⁰□/□创²¹大业，
32 建万世之功，非愚儒所知也。”于是李□/□焚诗书
以一法令，始皇可之。
33 卅二年，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²²，胡也。”
始皇乃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
34 胡，略取河南地，筑长城以为塞。三□年，始皇起
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
35 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²³，成，当²⁴
更择令名以名之，既未有名而在阿之旁²⁵，
36 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使刑徒²⁶□/□求²⁷□

残卷注：

- 1 “臣”字原字残。 2 “听”字原字残。 3 “军”字原字残。 4
“前”字原字残。 5 原文脱一“问”字。 6 “乌”字原文作“葛”字。
7 “归”字原字残。 8 “建”字原字残。 9 “神”字原字残。 10 “以”字
原文作“已”。 11 “制”字原字残。 12 “议”字原字残。 13 “镇”字原
字残。 14 “世”字缺笔。 15 “二”字原字残。 16 “酒”字原字残。
17 “射”字原字残。 18 “人”字原字残 19 “陛”字原字残。 20 “相”字
原字残。 21 “创”字原字残。 22 “者”字原字残。 23 “旗”字原字残。

24 “当”字原字残。 25 “旁”字原字残。 26 “之阿房宫，使刑徒”七字原字残。 27 “求”字原字残。

二、残卷内容性质的判定

此残卷字小行密，行约三十字，共三十六行，书体平庸，避讳不严，“世”字或缺笔或不讳，因此将其定为唐朝时期写卷当无大错。孟列夫云：“纸色暗褐，纸质厚，网格模糊不清。画行细。”^③起于秦始皇廿四年王翦灭楚，止于秦始皇三十五年造阿房宫前半部分。第一行至第九行王翦请兵六十万，并为子孙索要善田美宅以安始皇之心，最终攻灭楚国之事见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有几处词句不同。第九行至第三十六行所记之事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较《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简略，并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建议，焚毁诗书实施专制愚民政策为秦始皇三十四年之事，而此卷则记为秦始皇三十年。因此可断此残卷肯定不是《史记·秦本纪》。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纪》，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司马迁据秦国史书《秦纪》和其他史料编撰成《六国年表》，《史记》成书后《秦纪》便亡佚不存，《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因此，此残卷也不会是《秦纪》片段。

那么，Дx02663、Дx02724、Дx05341、Дx05784 所书究竟是哪一部文献？从其语言、文字结构看，其内容基本上与《史记》相近，但又较之精炼简洁。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国语家》中记载：“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是东晋孔衍据《战国策》与《史记》撰成战国专史《春秋后语》，以弥补《战国策》编撰错乱无章、不便阅读的缺点。刘知几又记载：“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

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春秋后语》起于秦孝公，终于刘邦、项羽楚汉相争之际，本残卷所记内容为秦始皇灭六国、称皇帝、施行新政之事，其时间以及文献写作取材正与《春秋后语》相合。

孔衍所著之《春秋后语》篇幅短小，内容简赅，涵盖《战国策》、《史记》精华，编撰体例清晰，分国编年记事，因此成书之后广为流传，竟有压倒《战国策》之势。但至宋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术大盛，世人欲得叙事详密首尾完备之书籍，已较前为易，加之宋人撰史之风盛行、因而注重图书之史料价值等原因，遂使内容较为简略、史料价值低于《战国策》的《春秋后语》逐渐亡佚。^④明清以降，王谟等人曾经据古注、类书分别对此书做过辑佚工作。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中则发现有 P2702、P5010、S713 等十一个《春秋后语》的汉文写卷和一个古藏文写卷。^⑤

《文选·张平子〈思玄赋〉旧注》（唐初李善称旧注行世已久，不知注者姓名，则应为隋以前注文）^⑥有一段引自《春秋后语》：“秦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奏录图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取河南地，筑长城以为塞。”康世昌先生将其判为《春秋后语》之《秦语》下，^⑦这段引文与本残卷第 33—34 行相比较：“秦三十二年”，本残卷作“三十二年”，少一“秦”字；“燕人卢生奏录图曰”，本残卷作“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多出一“书”字；“取河南地”，本残卷作“略取河南地”，多出一“略”字；其余文字完全相同。由此可见，Дx02663、Дx02724、Дx05341、Дx05784 号文书残卷内容应为《春秋后语·秦语下》之一部分。

更具有说明意义的办法是将此文书与 S713 相互对比，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卷首残缺，卷末有“春秋后秦语下卷第三”尾题。起于“阿房宫□□□七十万人□骊山”，迄于“杀子婴灭其族。”楷书，一百二十八行，字小行密，行约三十字，书体平庸，避讳不严，“民”字、“治”字不避，“世”字或缺笔或不讳。小翟理斯云：

“纸色棕黄而稍有褪色，长五英尺。”著录于罗福苕《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向达《伦敦所藏卷子经眼目录》、小翟理斯《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其内容起于始皇三十五年造阿房宫，使燕人卢生求不死之药的后半段，记述秦始皇之死，二世勾结赵高、李斯篡位，逼死扶苏及蒙毅、蒙恬兄弟，随后听信赵高谗言，诛杀诸公子与李斯，而后自己又为赵高所杀，子婴即位杀死赵高等事；终于二世三年，项藉入咸阳杀子婴，灭其族止，基本上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蒙恬列传》，但较之《史记》简练。写作体裁为编年体，为《春秋后语》卷三之一部分。

比较这两件文书残卷，可以看到二者字体相同，都是楷书小字，书体平庸，“世”字或缺笔或不讳，字小行密，行约三十字。系同一人所书。写作体裁都是编年体，所记内容都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之事，前后相接于始皇三十五年造阿房宫事，将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文书残卷末行（即第 36 行）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卷首（第 1 行）拼接，可以看到二者合若符契，俄卷第 36 行为：“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使刑徒□/□求□”，其中“之阿房宫，使刑徒”七字原字残。英卷第 1 行为：“阿房宫□□□七十万人□骊山，□始皇使卢”，其中“阿房宫七十万人骊山始皇使卢”等十三字都有残缺。将二者拼接后看到“阿房宫使刑徒七十万人起骊山始皇使”等十七个残缺字都基本吻合，得以复原，即俄卷第 36 行与英卷第 1 行实为同一行，此行复原后为：“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使刑徒七十万人起骊山，始皇使卢□/□求□”，可知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敦煌文书残卷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实为同一件文书，因被从此行撕开而分藏异地。

三、拼接后的《春秋后语·秦语下》残卷的价值

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为久佚之《春秋后语·秦语下》的一部分内容，它们对于我们研究《战国策》、《史记》以及秦王朝的历史都具有珍贵价值。

首先，这部分内容包含有相当一部分《战国策》佚文。《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由各国史官和册士分别记录，所记为当时的纵横游说之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的言论。全书初无定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编订成书，全书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对此刘向有语谓：“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所记“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明确指出其内容包含从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至秦朝灭亡这一段历史，并对这一段历史发表评论道：“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诈谋之弊，缪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啜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可化而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⑧指出秦始皇与秦二世任用李斯等游士以诈伪之术为治国之道，摒弃儒家学说，以苛法峻制驭民；兄弟骨肉相残，君臣相互猜忌，尔虞我诈，苟且偷生，毫无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最终导致亡国。非但如此，《战国策》中还包含有西汉初年蒯通、邹阳

等人的事迹与言论，对此，《史记索引》、《太平御览》等书皆有征引，^⑧但在今本《战国策》中这部分内容已经亡佚。

《战国策》三十三篇经刘向编校写定传世，东汉高诱为之作注，但到北宋之时正文和注解已有散佚，曾巩访求士大夫家藏本进行了补充重编，仍定为三十三篇，在序言中写道：“战国之游士则不然，……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臆、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他对战国至秦末的游士的看法与刘向基本相同，并且专门提到了李斯，随后又说：“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⑨则曾巩重新编订的《战国策》仍包含有从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至秦朝灭亡这一段内容。此后，这部分内容逐渐亡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2史部8杂史存目1中记有“《左逸》一卷、《短长》一卷，两江总督探进本”，“是书凡《左传》逸文三则，《战国策》逸文三则，二书各有小引，……后称‘耕于齐野者，地坟得大篆竹简一帙，曰《短长》。刘向叙《战国策》，一名《短长》。所谓《短长》者，岂战国逸《策》欤？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文、景之世，好奇之士伪托以撰。’前题‘延陵蒋谨手次’及‘子世枋重订’，又冠以世枋序，称二帙为其先人手录，贮篋中者四十年，未详作者谁氏，并所序‘峯阳’、‘齐野’二说，亦不知何人；惟是记事用意，笔法遒古，非秦汉以下所能道只字云云。漆书竹简，岂能阅二千年而不毁？其伪殊不足辩也。”^⑩由是知清代在山东古墓中曾发现汉代竹简，所记内容为秦朝以及汉初之事，名称为《短长》。这是《战国策》的别名，其内容正是今本《战国策》所亡佚的部分。但抄录者不知《战国策》本来包含秦朝以及汉初之事，因为当时的《战国策》版本中没有这部分内容，便认为该书是西汉文、景时期的人伪托《战国策》之作。而纪昀以为

漆书竹简不可能历经二千年而保存下来，遂认定该书是伪造之书，实际上汉代竹简出土者并不少见，如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屡有发现，纪昀以之为伪作而弃置不录实在可惜。

孔衍按照《战国策》所记内容，参考《史记》等其它典籍，重新编撰而成《春秋后语》，“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涵括了《战国策》、《史记》之精髓，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的发现，也对《战国策》包含有从秦始皇建立秦朝到秦二世无道亡国这一段史事提供了又一个证明。

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论史事与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所记内容完全相合，“燔烧诗书”之事，即为李斯建议实施；“上小尧舜，下邈三王”即秦王称皇帝之事；所谓“骨肉相疏”即指二世杀害公子扶苏和其他公子之事；所谓“君臣相疑”即指二世听信赵高谗言诛杀李斯以及赵高杀死二世之事；所谓“诈伪偷活取容”即指李斯为了贪图富贵而与二世、赵高勾结谋害公子扶苏之事。《战国策》中包含有李斯等人游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相互辩论时的言论，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由于司马迁写作《史记》时采用了西汉皇室藏书中有有关战国以及秦汉之初的史料，而后刘向又将这些史料整理汇编为《战国策》，因而《史记》与《战国策》有很多内容相同。而孔衍的《春秋后语》主要采用以上二书的内容写定，许多内容既见于《战国策》，又见于《史记》，因此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必定包含有相当数量的《战国策》佚文，除与《史记》记载相异的内容有可能是《战国策》佚文外（详下文），所记内容与《史记》相同的部分也有很大可能是《战国策》的佚文，它们对于今天用以校勘《史记》一书很有价值。

其次，它们为我们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将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与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所记内容与《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对照，可以发现有以下不同之处：

1. 《史记》记载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驳斥其他朝臣实行分封制的建议共有两次，一次是始皇二十六年，一次是始皇三十四年，俄藏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残卷记第二次李斯驳斥博士齐人淳于越的建议，主张统一法令，焚毁诗书的时间则为始皇三十年，此与《史记》不同，《史记》记载始皇三十年为：“无事。”^⑫

2. 《史记》记载秦始皇之死是始皇三十七年的七月：“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⑬即始皇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出游，于七月丙寅卒于沙丘平台（秦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岁首）。而英藏 S713 号敦煌文书残卷记为：“卅六年，有荧或守心，……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遂东南游，……遂至平原津而病，……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即始皇于三十六年就开始出游，卒于始皇三十六年丙寅之日，具体月份不详。这一段文字后来被隋代以前文士引用，见于《文选注》中。^⑭

关于始皇焚毁诗书和去世的具体年代，后世史家都采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纪年，^⑮这两处异文当是孔衍根据《战国策》或者当时所能见到的其他史料编撰而成，由于这些史料今天都已亡佚，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应当受到秦史研究者的重视。

另外，对于孔衍《春秋后语》的撰述体例，王重民、康世昌先生等先后作了精辟论述，指出：“全书分国系年”；“各国之中首叙先祖之由来”；“注重叙事之完整性”；“加以善用倒叙法，补叙一人未仕前事，颇能详其首尾，弥补编年之失”；^⑯“一人之事，载在同卷；两国之史，例不兼书。”^⑰弥补了《战国策》编撰错乱无章，

不便阅读的缺点。笔者认为孔衍的这种撰述体例的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书的复兴与发展有密切关系。

自《史记》问世以后，纪传体史书就成为三百年来著史的惟一编撰体裁，但是纪传体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史书，卷帙繁多，内容庞杂，比较适合那些专门或者用很大精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阅读，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纪传体史书一花独放的局面影响了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史学的普及。东汉末年，汉献帝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秘书监、给事中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约集旧书”，将西汉一代有关“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⑧之事排比编纂，撰成此书。他明确指出：“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⑨这样就能够系统记录有关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事，清晰反映出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便于人们熟悉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荀悦撰《汉纪》以《汉书》本纪为纲，摘取列传、表、志之文按其发生年月，系入本纪各年之下，同时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在有关的史事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与制度，这是荀悦的一大创举，“这不仅使体例更加严谨，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范围，从而使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⑩因而叙事简明完备的《汉纪》问世后便产生了巨大影响，编年体受到人们的重视，史家群起而效之，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就是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发展盛况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编年体史书的创作形成了空前的高潮，与纪传体并驾齐驱，在有些朝代甚至还超过了纪传体。^⑪

孔衍生当其时，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经籍志》载录：除《春秋后语》十卷外，他还先后撰写有编年体史书《春秋时国语》十卷、《汉春秋》十卷、《后汉春秋》六卷、《汉魏春秋》九卷、《国志历》五卷。与同时期的乐资作编年体战国史《春秋后传》三十卷^②以及袁宏、孙盛、干宝等人撰述东汉、曹魏、西晋各朝编年史一样，他撰写《春秋后语》等编年体史书的动机和撰述体例必然也受到了荀悦《汉纪》的影响。编年体国别史《春秋后语》主要采用《史记》本纪、世家的纪年，同时也参考其他史料的纪年；以《战国策》所记内容为主，并用《史记》和其他史料进行补充；同时善用倒叙手法，使一人之事迹见在同篇，从而使各国的世系、政治、军事的发展演进情况一目了然。这正是荀悦所创立的以纪传体正史本纪为纲，摘取列传、表、志之文按其发生年月，系入本纪各年之下，同时连类列举，在有关的史事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与制度的编年体撰述方法。只是《春秋后语》等孔著编年体史书卷帙短小，内容较为简洁而已。

由于《春秋后语》撰述体例先进合理，内容简洁，翻检查阅方便，易于抄写流传，所以成书之后大受欢迎，成为魏晋至五代宋初时期时人熟悉战国和秦代史事的通行书籍，先后被各种著作征引，流传日本、南诏，并有注本和译本产生。它对战国和秦代历史的记述，对后世撰写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巨制《资治通鉴》在撰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秦朝灭亡这一段历史时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纲，在叙述秦灭六国时专门将王翦灭楚之事从《白起王翦列传》中摘出，叙述二世篡位时，将始皇死后二世勾结赵高、李斯逼死扶苏和蒙毅、蒙恬兄弟等情节从《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中摘出，在叙述李斯之死时，将赵高陷害李斯等具体情节从《李斯列传》中摘出，然后将它们分别移入《本纪》相应纪年之下，^③使《资治通鉴》对于这些事件的记述都与《春秋后语》的记述相同，二者之间应存在

着一定的联系。

敦煌文书中的《春秋后语》残卷发现以来，罗振玉、王重民两先生最先作了恢复原貌的工作，其后，郑良树、康世昌、王恒杰、李际宁等先生都在《后语》研究中有所发明，正如李际宁先生所言：“由于敦煌文献散佚在世界各地，又由于《后语》佚失已久，辑佚中的每一点发现，也许都是极为重要的。”^④故此，特将俄藏 Дх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文书整理考证于上，敬请批评指正。值此敦煌藏经洞文书发现百年之际，衷心希望包括 Дх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与 S713 号敦煌文书在内的所有敦煌文献早日回归故里，使分割已久的残卷得以复原，使包括《春秋后语》研究在内的敦煌学研究得到更深入的推动和发展。

注：

①③《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下册 46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②《俄藏敦煌文献》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④康世昌《〈春秋后语〉研究》，《敦煌学》第十六辑第 80—81 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年。

⑤敦煌文书中已发现的《春秋后语》残卷有 P5034v、P5523v、P2072、P5010、P3616、P2569、P2872v、P2589、S713、罗振玉旧藏本、北图新 865 等十一个汉文残卷和一个古藏文残卷 P.t1291。

⑥⑭《文选·张平子〈思玄赋〉旧注》，《文选》上册第 213、218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

⑦康世昌《〈春秋后语〉研究》，《敦煌学》第十六辑第 73 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年。

⑧刘向《战国策书录》，诸祖耿《战国策注备考》下册第 1795—1796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7 月。

⑨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逸文》，《战国策注备考》下册第 1745、1746、1748—1750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7 月。

⑩曾巩《战国策目录序》，诸祖耿《战国策注备考》下册第18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⑪《四库全书总目》468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

⑫⑬《史记·秦始皇本纪》，另外，《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中的相关记载与《秦始皇本纪》相同。

⑭如《资治通鉴》卷7，《秦纪》2中即采用了《史记》的纪年。

⑮康世昌《〈春秋后语〉研究》，《敦煌学》第十六辑第74—75页。

⑯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90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⑰《汉纪·序》。

⑱《后汉书·荀悦列传》。

⑲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21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

⑳参见徐蜀《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㉑《史通·六家·春秋》：“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惟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探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㉒参见《资治通鉴》卷7《秦纪》2，卷8《秦纪》3，英藏S713号敦煌文书残卷录文可参见康世昌《〈春秋后语〉辑校》，《敦煌学》第十四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和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1993年。

㉓李际宁《春秋后语拾遗》，《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第3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

作者工作单位：兰州大学历史系